漢書

二十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班固　漢書六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

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抵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大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

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師古曰舉揔也 言揔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 師古曰振舉也愬起也安焉也 又何以子萬國乎 師古曰子謂畜爲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 師古曰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 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

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師古曰劗與翦同張說是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候也為王者斥候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

也侯衞二服同爲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衞之外而居九州之内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遥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絶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巳來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晻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閒中閒也或入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

就婦家爲贅贅壻耳贅壻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隃與踰同拕舟而入水師古曰拕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虵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

聞轉寫字誤省耳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林曰塗音耿弇之弇師古曰音工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師古曰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皆早閉而晚開也鼂不及夕師古曰鼂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爲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遥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

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饟亦餉字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惣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

疲勦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紝紝音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饟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黍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荊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旣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彊弱曲直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厮微輿衆也師古曰厮析薪者輿王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

江漢爲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爲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屛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牖閒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也或露或覆言其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爲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

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古灾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

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師古曰卬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越閩王狠戾不仁師古曰狠性貪戾凡言狠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

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鬬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音也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
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
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
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
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
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
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
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

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千容反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猒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非一種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

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爲輕小）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

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飤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

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

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
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
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
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
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
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
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推排陳列中

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

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爲音于僞反買臣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爲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

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輻之歸於轂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

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埶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師古曰抏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

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戮去除也)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撾也梃大杖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梃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并以譏公孫弘)宇内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

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

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

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蓺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假貣無所得師古曰貣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

也金木兵器所貢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稾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晩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饟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

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其字從攴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己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今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跡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牙也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幷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

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鑊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

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飤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

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

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文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

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巳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奚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



吾丘主父徐並自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班固 漢書六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師古曰鄒衍之書也 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 師古曰以救敝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 有易則易之 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欲音慾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

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僞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爲之立法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巳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

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衡反其下並同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

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衆師古曰讇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

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張晏曰薉貉也師古曰薉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挐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大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言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屛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

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説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次下亦同能者進以保禄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謂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之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

始受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爲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爲木殷爲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幷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幷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拱而俟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

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

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非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

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何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爲之孟子以爲苟有少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游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之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衞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鋭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反）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衞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

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師古

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户化反神爵五鳳之閒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氾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

何足以當之襃既爲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襃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迺徵襃既至詔襃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襃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爲繒帛之麗緜纊之密也一說純緜不雜緜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爲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瑞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

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敎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師古曰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也焠音千內反越砥斂其咢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咢刃旁也音五各反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師古曰剸截也音之兗反又音徒官反忽若彗氾畫塗師古曰彗帚也氾氾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

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厀故曰齧厀張晏曰駕則且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驂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揔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騖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騖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蹷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

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遼謂所行遠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逸閑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汙也言湫奧渫汙不章顯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離蹠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蹠食釋此木蹻也臣瓚曰以繩為蹻也師古曰蹻

即今之鞋耳蹻說是也蹻音居略反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爲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蟋蟀竢秋唫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蝣音由字亦作蝣其音同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偰同字本作偰後從省耳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也穆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

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湊師古曰湊字與輳同是以聖王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翱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

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僊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呴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許于反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皃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襃對及之上令襃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襃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言博弈雖非道藝無事爲

之猶賢也弈今之圍棊也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辟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之往也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

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

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閒然矣韶舜樂名閒音

工莧反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爲稱號王充論衡作越甞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爲楚所溺也齊桓捄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爲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

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九年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還馬與

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迺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卻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

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遥設虚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

大海之中師古曰擿墜也音子詣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爲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圜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

之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卽安置也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

之數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瘉薛大夫張晏曰瘉勝也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瘉與愈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爲精妙耳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爲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

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丘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與相薦之劾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今字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

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捎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捎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爲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荊蠻與羣舒以請難）乆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

亦何排陷之根哉

嚴朱吾丘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師古曰擊劒遥擊而中之非斬刺之

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
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正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臣朔年二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
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
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以爲大奇也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祕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久之朔紿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爲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廄之御騶也後人以爲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

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甞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爲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朔自贊曰臣甞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蠑音榮螈音原蝘音烏典反蜓音殄上曰善賜帛十匹復

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音骨滑稽解在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藪也蘇林曰寠音貧寠之寠藪音數錢之數寠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寠藪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藪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寠藪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藪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盂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銜寠藪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鑶鉤非所銜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藪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

不勝痛呼謈服虔曰謈音暴鄧展曰呼音髐箭之髐謈音瓜昀之昀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謈自寃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謈今人痛甚則稱阿謈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謿之云口無毛聲謷謷言也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鄧展曰咄音貀衺之貀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謷音敖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爲鷇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鷇音口豆反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觜也俛又音俛啄音竹投反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

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摣棃之摣應劭曰狋音鉏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𡍬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狋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音時政反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爲廷府𡍬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爲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飮酎已師古曰酎酒新孰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揔稱也秔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賫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賫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徼音工釣反右

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萯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摠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

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産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師古曰卬音牛向反）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鼃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

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毎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

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夫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

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臧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

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逝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不知用何計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竇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也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

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爲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列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灑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灑音信又音山豉反）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顧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家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爲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皃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

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之往也董

君緑幘傅韝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緑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傅讀曰附韝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

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庖同因叩頭謝

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偃起走就衣冠主

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

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
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
劒客輻湊 師古曰蹵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 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
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 師古曰角猶校也 上大歡
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
君是時朔陛戟殿下 師古曰持戟列陛側 辟戟而前曰 師古曰辟音頻亦反
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
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
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
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師古曰右尊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蝛師古曰蝛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蝛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灾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簒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

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

慶父死而魯國全 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 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

日趨讀曰趣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劒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爲席亦尚質也莞音桓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

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師古曰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圜者瑇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師古曰藂古叢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鶩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曰詼謿戲也詼笑謂謿謔發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啁詼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爲音于嬀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大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爲將軍畢公高拾遺

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爲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爲衛尉師古曰以其有勇皋陶爲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爲司農師古曰主播種伊尹爲少府應劭曰伊尹善亨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其有辯說顏閔爲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爲皆有德行也子夏爲太常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爲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揔合爲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爲太常此說非也益爲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爲執金吾師古曰亦以有勇力契爲鴻臚應劭曰禼作司徒敬敷五敎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禼同字本作偰蓋後從省耳龍逢爲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直無所阿私伯夷爲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爲之管仲爲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爲馮翊也魯般爲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與班同仲山爲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申伯爲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延陵季子爲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爲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爲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爲之**柳下惠爲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謚曰惠以其貞潔故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師古曰史魚衞大夫史鰌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爲太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爲之師古曰蘧伯玉衞大夫也名瑗蘧音渠**孔父爲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爲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爲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師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夏育爲鼎官**或曰夏育衞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爲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爲旄頭今以羽林爲之駿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宋萬爲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駕**上廼大笑是時**

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師古曰頰肉曰胲音改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頷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脽尻師古曰脽臀也音誰遺蛇其跡行步偊旅師古曰遺蛇猶逶迤也偊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偊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

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

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其智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師古曰慴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

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孜同敏勉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師古曰鶺鴒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鶺音脊鴒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讙議之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詩逸詩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主苟反謂以玉爲瑱用黈纊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

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偶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遥反〕以莛撞鐘〔文穎曰謂稾莛也師古曰音徒丁反〕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考究也〕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鼱鼩小鼠也音精劬〕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齧也音仕客〕

反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與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豉反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巳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以與言上道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

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琱與彫同畫也瑑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

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虛（師古曰阤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說讀曰悅）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呴呴言語順也呴音許于反）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

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 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 師古曰閒讀曰閑閑暇也 發憤畢誠 師古曰畢盡也 圖畫安危揆度得失 師古曰圖謀畫計也 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師古曰幾庶幾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師古曰蒙冒也犯也 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爲本以義爲始襃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

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讀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爲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録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録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爲音于僞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帥也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

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顔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愚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爲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爲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班固　漢書六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吴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大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窌侯表亦作窌師古曰窌窌二字同耳音普教反）後再以左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庭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頻也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

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埶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巳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能為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者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革改也廼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

令耕者自轉文穎曰自輸穀於邊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秏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秏以減武備也秏音呼到反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

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師古曰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撟制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撟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

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

南犇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秺侯孟康曰秺音妬

在濟陰城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從燉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揚惲傳立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

急內者今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攽所言徙關東九族者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

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爲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

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貰之師古曰貰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言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大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師古曰言旣往之事

不可追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爲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爲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

百姓皆得者負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爲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榷筦之利師古曰榷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榷解在昭紀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被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

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鍖也欲斬人皆伏於鍖上也鍖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土戴反今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

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

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遽速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

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部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惲為中

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餘綠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摠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

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
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大僕戴
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
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
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
副帝肄秺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肄而秺侯爲御耳御謂御車也秺音丁故反人有上書
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
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惲
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
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己有妨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

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爲春秋失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上主爲戲語尤悖逆絕

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衞屬光祿也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惲無此語長樂誣之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惲言富平侯依大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大僕聞惲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衞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竭忠愛盡臣子

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惡言（師古曰訞與妖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庭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晻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衞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

教督以所不及師古曰蒙蔽督視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惲引之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懷祿貪埶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

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君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爊也炰音步交反爊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

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 而呼烏烏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其須待也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 師古曰褎古衣袖字 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師古曰自謂爲可也 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 師古曰栗竦縮也 雖雅知惲者猶

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惲又引之爲音于僞反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遥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爲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

不同者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厲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

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内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衆斂錢物）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説

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常兩吏扶夾廼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

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曰居要欲竊示廉及舉薦故借侍遷之也以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若今之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言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

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謟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謟謂古諂字也萬年廼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

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爲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釱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釱在足皆以鐵爲之鉗音其炎反釱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釣反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

執也音千高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勑
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勑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
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慹音之涉反令
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
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
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
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
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爲少府少府
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挍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候反沒入辜
榷財物師古曰辜罪也榷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

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爲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爲丞相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也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爲太原涿郡太守弘爲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

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

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捴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己志同也故寬引之)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師古曰齗齗辯爭之皃行行剛彊之皃也齗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撟諸之也撟讀與矯同其字從手)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皃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師古曰懣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
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
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
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處
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
反誅也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
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
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

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筲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